

袁马挂雅

民间故事



喜马拉雅民间故事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75 插页：2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拉萨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统一书号：10170·158 定价：1.00 元

目 录

前 言

引 言.....(1)

第一编 英雄史诗

曼·萨赫国王.....(1)

卡福·乔汗.....(2)

卡拉·潘达里.....(3)

苏尔朱·贡瓦尔.....(6)

卡里·哈勒巴尔.....(10)

巴嘎·拉窝特.....(14)

庞久·塔拉.....(17)

勇士帕格代瓦.....(19)

阿吉瓦·班博拉.....(22)

布拉哈姆贡瓦尔.....(26)

扫努和比勒姆.....(29)

亨斯·贡瓦尔.....(32)

玛鲁撒希和勒乔拉.....(34)

甘古·勒莫拉.....(35)

比特尼和威杰帕尔.....(38)

贡吉帕尔和吉尔迪帕尔.....(41)

杰格代瓦·潘瓦尔卡图尔.....(47)

波里德姆·代瓦王公.....(48)

苏迈鲁·劳代拉和王后苏尔玛·····	(51)
赫尤拉吉·马哈尔·····	(56)
波尔赫姆代瓦和比尔玛多蒂娅里·····	(59)
波勒赫姆代瓦同金帕瓦特王公们的战争·····	(62)
阿提帕蒂·乔汉和塔姆代瓦·乔汉·····	(63)
白里哈特的白尔瓦尔人·····	(65)
查普里亚·赫永尔·····	(66)
阿莎·拉瓦特·····	(67)
高里尔·····	(69)
撒奴拉瓦特和苏比亚拉瓦特·····	(71)
克利希那之母黛瓦吉的出世·····	(74)
耕种是怎样开始的·····	(75)
尼兰卡尔·····	(76)
尼兰加尔的愿望·····	(77)

第二编 斗智故事

拉瓦兰德·E·S·奥卡莱的序言·····	(79)
对吝啬鬼的警告·····	(82)
幸运的傻瓜·····	(84)
宝贵的忠告·····	(86)
三个傻瓜·····	(88)
聪明的狗·····	(88)
十足的傻瓜·····	(89)
万事通·····	(89)
笑着借，哭着还·····	(90)
两个出家人的奇迹·····	(91)

苦行僧才识苦行僧	(92)
神降钱雨	(93)
愚蠢的放债人	(94)
乞丐的教导	(96)
世人视虔诚为疯癫	(97)
第四个傻瓜是国王	(98)
秉公正义的薄伽梵	(99)
一个傻瓜的故事	(100)
罪恶的时代	(102)
残废人的命运	(102)
贞节的妻子	(104)
两个狡猾的小偷	(106)
灾星也有周期	(108)
智慧胜过财富	(109)
世人最喜欢什么	(110)
诚实的大臣	(112)
机智公正的国王	(112)
国王的触金术	(113)

第三编 野兽的故事

狐狸和大象	(114)
豺占虎穴	(115)
豺和母虎	(116)
老虎和行人	(117)
母羊和豹	(118)
猫家族的故事	(119)

狡猾的狐狸·····	(119)
不懂“风暴”的动物·····	(120)
山羊的助手·····	(122)
老虎的自尊心·····	(122)
大象和老鼠·····	(123)
猫鼠结亲·····	(125)
忘恩负义的狐狸·····	(125)
狐狸和熊·····	(126)
野心勃勃的老鼠·····	(128)

第四编 鸟兽故事

欧洲有关对鸟的迷信·····	(130)
公鹬和大海·····	(133)
里斯的亚鸟和大象·····	(133)
性急的妈妈变成了鸽子·····	(134)
恪守孝悌的野鸽·····	(135)
自食其力无灾无祸·····	(135)
布谷鸟·····	(136)
神奇的老鼠·····	(137)
狐狸和鹦鹉·····	(139)

第五编 鬼的故事

魔鬼与文书先生·····	(140)
公主与魔刀·····	(141)
王子和魔鬼的女儿·····	(142)

王子和帕里加德花·····	(144)
病者与鬼·····	(147)
鬼和火葬柴·····	(148)
战胜魔术的小孩·····	(149)
魔鬼与四个妇女·····	(150)
会行走、会说话的尸体·····	(151)
水磨房的鬼·····	(152)
魔鬼的儿子·····	(153)
蛇的妻子·····	(154)
男孩和女妖·····	(156)
后 记·····	(159)

引 言

伊万·文特博士在其所著的《信仰仙女的部落》的绪论中写道：大概所有的文学无不起源于人民大众的信仰、传说和民间故事，而现代文学的源泉则脱离不开同人民大众的接触及其生活方式。目前，要想获得文学知识（按照安德尤·兰格的见解，对于心理学的学习即心理学的探讨也是必不可少的）则必须具有一定的考古学和比较人类学知识才行。这样一来，通过研究民间文学，我们就找到了一条探索整个人类的科学方法。恰如一位诗人所说的：“只有在观察人类的过程中才能正确地研究人性”。

在欧洲，虽然学者们在一世纪前还尚未认真考虑过研究民间文学这一课题，但是现在，他们已专心致力于本国民间文学的科学研究工作了，并已编纂了成集累卷的文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类似这样重要课题的研究工作，在象印度次大陆这样辽阔的地区——这里居住着许多个民族，而且这些居民在信仰、神话、传说、风俗习惯、迷信和传统等方面差异颇大——却做得很少。诚然，印度和欧洲的一些学者也写过一些有价值的有关印度民间文学方面的书籍。例如：海尔波尔特·理查莱爵士的《印度的居民》、W·科鲁克的《北印的民族和部落》、拉尔·比哈里德的《孟加拉民间文学》、K·G·斯韦纳尔顿的《旁遮普的爱情故事》、S·M·夏斯特里的《印度民间故事》和M·N·温克特·斯瓦米的《印度大地的民间传说》。但是，据我所知，无论官方还是个人，对于此项工作仍做得十分不够。

喜马拉雅民间文学

我们目前探讨的有关加特瓦尔、阿尔姆拉、奈尼达尔和台哈

利、加特瓦尔民间文学的原始资料，还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曾任加特瓦尔地区的助理高级专员的特莱尔先生在“皇家亚洲协会刊”上发表的文章里获得的。同时，一八三三年整理的加特瓦尔的报告中也涉及到了文学。一八八四年，G·D·埃特肯辛编纂了《喜马拉雅地区地名辞典》，此书的第二章叙述了那个地区的历史和人类学。但是令人费解的是象他这样博古通今的学者也极少涉及到地方民间文学，好似任何人对此都不感兴趣。久任加特瓦尔助理高级专员的皇家学者甘嘎·达塔·乌波莱迪·巴哈杜尔先生对当地的文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这方面的手稿由莱·E·S·奥克雷珍藏了下来。甘嘎·达塔先生还写过几本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其中最著名的是《库马盎民间传说》。书中搜集了许多当地的谚语和谜语。但是，为研究“库马盎”民间文学付出最大代价的还是莱·E·S·奥克雷。他花费了四十多年的心血，对这一专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从他那装订成册的三部极其宝贵的手稿中可以看出，他为搜集资料付出了多么艰巨的劳动。奥克雷先生最先科学地研究了这一问题。这从本书第二卷的前言以及在一些传说之前的评论中足以证明。认真分析奥克雷先生的手稿，对我从事此项工作的研究颇受裨益。奥克雷先生的工作对于将来编辑这方面的著述必将起到具大的推动作用。

西方学者们对民间文学中出现的虔信神明、鬼怪和仙女（的现象）提出了种种理论。其中最主要的乃是自然主义的学说。按照他们的逻辑，任何国家的民间文学，如果不是完全脱胎于它的自然条件的话，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制约的。尽管下列说法——正如奥克雷先生和其他学者所说的——各国民间文学的基本理论是相同的，是正确的。但是，各国的民间文学因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也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风格，也是不可否认的。

由此可见，在阐述喜马拉雅民间文学之前，完全有必要概述

一下那里的自然环境，以便使人们了解喜马拉雅民间文学的特点是什么。

喜马拉雅山脉中有好几座世界高峰，山顶常年积雪，云雾笼罩。印度的两大圣河——恒河和朱木那河就发源于这里。自吠陀时代迄今，喜马拉雅一直是印度教徒崇拜和瞻仰的偶像。据传说，（印度教的）湿婆神就仙居在开拉斯山上。数不尽的仙女、神祇、夜叉和魔鬼也栖息在这些丛山峻岭之中。印度教经典充满了神、魔之间的战争，为喜马拉雅的壮观而倾倒的古代圣人说：向往喜马拉雅的人，即使是不得亲睹其尊容，也会从贝拿勒斯的定期朝圣中变得高尚。就象朝阳能够驱散露水一样，哪怕是对喜马拉雅只看上一眼，也能够消除人类的一切罪过（塔特肯辛《喜马拉雅地区》）。

喜马拉雅是印度的奥伦波斯。摩诃婆罗多和喜马拉雅民歌中均有关于庞达瓦摆脱尘世，把自己融汇到喜马拉雅冰雪之中的传说。只有为数不多的苦行者和冒险家才能到达喜马拉雅艰险的高峰峡谷。据信，这些艰险的高峰峡谷是天界的男女神祇、妖女以及鬼怪出没的地方。于是便出现了关于喜马拉雅山这些神秘的居民的各式各样的神话。

喜马拉雅民间文学中，除有些宗教和迷信的传说外，还有中世纪历史及当时社会和政治情况的记载。实际上，通过文学反映了宗教、社会和政治历史的概况。所以，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方面的材料是极其珍贵的。

喜马拉雅民间文学——正象下面就要介绍到的——由于上述自然地理的原因，别具一格而富有魅力。当然，诚如奥克雷先生所说的：它基于整个人类，整个大自然和整个人类的发展，这也是正确的。不论从哪方面说，这种文学就象它的母体喜马拉雅山一样神圣和神秘。

喜马拉雅民间文学的分类

喜马拉雅民间文学大致可分为七类——1、古代英雄史诗；2、神女故事；3、鬼怪传说；4、鸟兽故事；5、魔法；6、谜语；7、民歌。上述各类，本书都包括了进去。此外，还有少量的地方谚语和字谜。可是，因为甘嘎·达塔·乌波莱迪博士在《库马盎的民间传说》一书中已收集了这方面内容，故本书就没多费篇幅。

下面，我想将上述分类分叙述别一下：

幅。古代英雄史诗

这些史诗描写的是喜马拉雅地区各王公、贵族和武士之间所进行的部分战争。战争发生的时间大多在公元八〇〇至一七〇〇年之间。笔者尚未发现有在此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故事。不过，摩诃婆罗多或其它印度的经典要当之别论。

从这些古代英雄史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生活的整个画面，获得有关该时期历史的珍贵资料。只有在上面所提到的《喜马拉雅地区》一书第二卷中对该地区的历史有所记载，但也不过是七零八碎。尽管我对该书博学广才的作者满怀敬意，但还是不得不认为，他的叙述是相当不完全的。他为王公所写的系谱也并非不刊之论，况且，他对当时的政治和社情的描写也不客观。他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当时的山区社会是野蛮的，不文明的社会，社会中的人们不具备任何社会道德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从本书收集的故事中可了解到当时社会许多更真实的情况，也可从中发现一些尚未被发现的特征。

的确，这些故事都系世代口授所传，经过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可能有很多地方已失去了本来面目。但是，值得提及的是，民间歌手们保存了它们原来的精神，他们的一些唱词中保留着王公和英雄们的详细系谱。虽然不同于埃特肯辛的《地名词典》和

其它书籍，但它依然饶有兴味。正象我们上面说过的：埃特肯辛所写的系谱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人们难以公认它是绝对正确的。他也是把从当地群众那里听到的传说作为依据的，然而这些传说的历史意义并非很大。最近发现一本关于加特瓦尔历史的书是特哈利·加特瓦尔的学者哈里·克里希纳·拉杜里写的。它也是建立在口头传说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也不能被认为是权威性的东西。

英雄史诗中的历史资料

现在，我想谈谈有关本书英雄史诗的历史资料。史诗（之二）写的是加特瓦尔王公阿杰伊·帕尔时期的事。埃特肯辛以卡尼克姆将军为根据，认定阿杰伊·帕尔时代是在公元一三五八年。埃特肯辛的《地名辞典》中除了这一统治时期外，对于阿杰伊·帕尔没有作更多的描写。但是，从加特瓦尔区的代瓦尔格特寺庙的文献中可知，该寺庙是公元一二五四年，阿杰伊·帕尔诞生时拨地修建的。由此可见，埃特肯辛给阿杰伊·帕尔统治时期年谱所下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民间文学中出现了以下似乎是很有趣味的东西。阿杰伊·帕尔曾经至少是在击败了他以前五十二个统治者中的一些人才执政的。史诗中描写了阿杰伊·帕尔同一个地方贵族卡福·乔汉作战的经过。

从史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阿杰伊·帕尔由于敬佩他的敌人卡福而表现出的道义上的威力。甚至当时的符咒中也有阿杰伊·帕尔的英名，这位王公的名气在当时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上述史诗还描述了卡福的勇敢，同时也揭示了当时妇女是贞操节烈的典范。

另一部史诗是关于曼·萨赫的，按埃特肯辛的意见，故事发生在一五四七年。而照哈里克里希纳·拉杜里的说法则是发生于一五九一至一六一〇年之间。史学家们对这一王公没有更多的记

载。据代瓦尔格特寺庙一六〇八年的记载和代瓦普尔亚格寺一六一〇年的记载,在这两年里,曼·萨赫王公曾向寺庙布施了土地。在鲍里格特瓦尔的一座寺庙里,藏有印历一六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元1592年)的一份文书。其中写道:在纪念曼·萨赫王公继位一周年之际,本寺庙受于土地施舍。事实雄辩地证明,埃特肯辛的推断是错误的。可是,史诗中描写了曼·萨赫王公与阿尔莫拉地区的金巴瓦特格特王公拉克希米·金德之间发生的战争。《地名辞典》称拉克希米·金德统治时期为一五九七年至一六二〇年。如果承认史诗的权威性,那么就得否认《地名辞典》,因为根据《地名辞典》第447页记载的格特瓦里王公们的名单:曼·萨赫大概死于一五八〇年之前。显然,至今还找不到有关这些王公们的任何权威性的历史著作。据史诗记载:曼·萨赫战胜了几个贵族后,建立了稳固的统治。史诗中还记载着拉克希米·金德王公失败后,王后继续率兵同敌人顽强作战,充分表明了当时妇女的英勇。

在山区传说中,金巴瓦特格特的古鲁·蒋金德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依照埃特肯辛的观点,这位王公自一六九八年登上王位(见《地名辞典》571页)。但是,就在同一本《地名辞典》的第500和501页,列举了部分王公的三个年表:据表A,古鲁·蒋金德一四三七年即位,前后统治四十五年;据表B和表C的说法,他自一三五〇年登基,仅统治了十三年。史诗则记载说古鲁·蒋金德统治了很长一个时期。卡拉·潘达里史诗(第三篇)中记述了蒋金德命令卡拉同四名大力士格斗,卡拉打死四名大力士后得到了王公很多的馈赠。

在另一篇史诗(第九篇,阿吉瓦·班博拉)中,古鲁·蒋金德先后召来波迪亚尔、萨鲁、玛鲁和阿吉瓦·班博拉等与自己的敌人大力士角斗,这些争斗历时大约十二年之久。而据史诗(第

十六篇)的描述,在蒋金德的煽动下,贡吉帕尔遭受杀害。其遗腹子凯特尔帕尔刚满十二岁就继承父志同蒋金德继续作战,终于除掉了他。假设确有此事的话,那么《地名辞典》中的表A确定的蒋金德的统治时期,似乎是正确的。史诗(第十六篇)中,还有蒋金德及其兄弟们对凯卡尔人进行压迫的描写。凯卡尔人在贡吉帕尔的领导下,举行了暴动,贡吉帕尔同蒋金德进行了鏖战。杀戮了他本人及其亲属。没有任何史学家提到过这一史实。

喜马拉雅民间文学中对卡图尔王公们做了许多描述。他们的旧居在现今的巴德里纳特圣地附近的乔希玛特。该家族数代著名的王公都曾在乔希玛特进行过统治,并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斯特尔吉。后来,他们迁徙至阿尔莫拉的卡图尔谷地。关于卡图尔王公们的记载,最早见于九世纪。埃特肯辛的《地名辞典》中很少提到卡图尔王公们,所列的系谱也好像根本站不住脚。

由于库马盎的卡图尔王公们的铜牒同孟加拉的莫卧儿以及其它地方的铜牒非常相似,所以,埃特肯辛和卡尼克姆就从中得出结论:卡图尔王公就是摩羯陀巴尔王公的后裔。不过,他们没有任何充分的证据。关于卡图尔王公的英勇善战和乐善好施的故事很多,史诗仅选了五篇(第十三、十七、十八、二十一和二十二篇)。史诗(第十七篇)中提到了杰格代瓦·潘瓦尔,并把他说是卡图尔王朝的。这个王朝的系谱是——杰伊甘德·潘瓦尔、帕伊甘德·潘瓦尔、道拉特·拉伊、兰陶拉·潘瓦尔和杰格代瓦·潘瓦尔。埃特肯辛的《地名辞典》第513页介绍了杰伊辛格代瓦为阿尔莫拉的阿斯科特王朝第二十四代。史诗(第十八篇)的波里德姆代瓦和塔姆代瓦,依次为第四十五代和第四十六代。埃特肯辛在年表中的第四十九代王公阿佩帕尔前面有个注解:他于一二七九年离开卡图尔前往阿斯科特。如果这个年表属实,假设每代王公平均执政二十年的话,那么,杰伊辛格或杰格代瓦·潘瓦

尔恰好生活在九世纪中叶。比阿佩帕尔晚三代或四代的波里德姆代瓦和塔姆代瓦可能是在十二世纪。

史诗（第二十二篇）记有波勒赫姆代瓦和塔姆代瓦的系谱。该系谱和阿斯科特的系谱相比，只有阿森迪、巴森迪、塔姆代瓦的名字是一致的，很难判定哪个系谱正确。埃特肯辛的《地名辞典》中也没有记载史诗（第十三篇）提到的卡图尔王朝的玛鲁撒希。

杰格代瓦的史诗中记述了他为祭祀迦利女神而愿将半个国家都施舍出来的情况，这笔布施大概用于兴建格特瓦尔区的古玛希边境的迦利神庙。

波里德姆代瓦史诗中提到了乔希玛特（格特瓦尔）的纳尔辛格寺。由此可知，当时卡图尔王公住在乔希玛特。

埃特肯辛的《地名辞典》第539页列有卡图尔王朝帕利分支的系谱。它始于阿森迪代瓦，第九代为波里德姆代瓦，其子为塔姆代瓦。据说，塔姆代瓦来到格特瓦尔南部定居在帕特利敦。此说与上述阿斯利特——卡图尔系谱不相吻合。由此可见，不仅埃特肯辛的系谱是不可靠的，而且史诗中的系谱也是一点都不可信的。也许那个时代王公们的“宫廷歌手”的后裔——地方说唱艺人凭记忆口授的系谱倒更为可信些。

史诗第十八篇谈到了卡图尔格特王公波里德姆代瓦。从这篇史诗看来，塔姆代瓦似乎是波里德姆代瓦的侄子，后来继承了他的王位。波尔赫姆对玛亚普尔哈特的阿马尔代瓦·布迪尔说：“把女儿波拉黛伊许配给波里德姆代瓦吧”。阿马尔代瓦对此大发雷霆，是因为波里德姆代瓦的社会地位低下。由此可以看出，卡图尔不是高种姓的拉加普特（王子）。

史诗第二十一篇描写的是统治卡图尔格特的卡图尔王公波尔赫姆代瓦，史诗说他父亲是甘皮尔代瓦。但是《地名辞典》第

们的家园了。此后的宿营地是里克尼卡尔，他们到了那里就睡着了。这时，田野和高山的仙女出来，把酣睡的苏尔朱抬进了自己的山洞。

希达瓦一觉醒来发现苏尔朱不见了，就吹起法螺，召来了仙女。她们虽然交还了苏尔朱，但是，已把他的美容损掉了一半。一路上，他俩还遇到了不少障碍。他们路过了一个国家，那里的人们用一条腿走路，独腿国的国王阻挡他们，但在战斗中被他们打败了。接着，他们爬上了一座名叫比帕尔塔尔的山，希达瓦吹起法螺又召来了田野和高山的仙女，希达瓦把她们捆起来，命令她们恢复苏尔朱被夺去的容貌。她们提出了一个条件，即苏尔朱从西藏返回后要同她们成亲。苏尔朱接受了这个条件。最后他们来到西藏的一条大河的岸边，那里正在举行沐浴的盛会，觉德尔玛拉也即将来到这里。在等觉德尔玛拉的时候，希达瓦同苏尔朱开了个玩笑，装病躺倒在那里，谁知他躺着躺着进入了梦乡，一直到集会结束时还没有醒来。就在这时，觉德尔玛拉坐在一个轿子里由众人簇拥着走过来，大有嫔妃的派头。苏尔朱走到她跟前把克利希那的信递给她。觉德尔玛拉读完信就把苏尔朱带到自己的内宫，苏尔朱就同她生活在一起。

觉德尔玛拉的妹妹们很嫉妒苏尔朱，阴谋把他毒死。一天，趁觉德尔玛拉去河边给苏尔朱洗衣服，她们宴请苏尔朱，让他吃了拌有毒药的食物中毒而死，并将其尸体藏到一间装满食盐的小房内。

苏尔朱一死，摆在多尔卡的那盘牛奶变成了血，宝剑落地，鲜花枯萎。克利希那知道苏尔朱完了。他叫来希达瓦的弟弟比达瓦叙说了苏尔朱丧命之事，并吩咐他去西藏施展法力，使苏尔朱起死回生。比达瓦换上道服，一路上越过重重障碍，到达希达瓦仍在酣睡的地方，他唤醒了他，斥责他懒惰误事，并告诉他苏尔

朱已死。希达瓦听了气得浑身发抖。接着，他俩来到松巴尔宫，抓住他的几个女儿追问：快说苏尔朱的尸体在哪？不然，把你们一个个都杀掉。姑娘们指给他们停放尸体的房子，兄弟二人用咒语使苏尔朱复活。然后打死了松巴尔和他那毒害苏尔朱的六个女儿，并让松巴尔的儿子阿杰伊·巴尔登基继位。他们把觉德尔玛拉带到多尔加，同克利希那成了亲。希达瓦还把七个田野仙女召来，苏尔朱根据自己的诺言与她们结了婚。

卡里·哈勒巴尔

从前，在杜那吉里·哈特有个名叫贡瓦里巴尔的国王。他有一片“塞尔”（水田），称作拉塔瓦里塞尔，可收二十卡尔^{*}稻子。由于一次遭受野猪盖鲁的祸害，连续几年没有收成。国王贡瓦里巴尔要重新进行耕种，许多人参加翻地，种上稻种，并四面加固引水浇灌。这些人刚刚回来，野猪盖鲁就做了一个梦，看见拉塔瓦里塞尔又种上了庄稼。它就调集了六群（一百二十头）猪军开进水田，拱坏了水渠，把播种好的水田搞得乱七八糟。

过了几天，贡瓦里巴尔的人到地里放水时，看到种好的田地全都毁了，便把此事报告了贡瓦里巴尔。

贡瓦里巴尔气坏了，聚集了好多人要把盖鲁打死。人们来到拉塔瓦里塞尔，看到盖鲁和它的猪兵都躺在那里。看到国王的人来了，盖鲁叫自己的伙伴闪开，因为它想独自抵抗国王的军队。

^{*}印度的重量单位，1卡尔约等于320门。